

# 张巨用暴力逼迫苏月离婚

情感故事



崔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凌威年少气盛时曾有过一次荒唐轻率的婚姻,留给他唯一的纪念是儿子磊磊。在商场打拼多年凌威对女人近乎绝缘,可这时他认识了弟弟凌武所在通讯公司的同事苏月,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婚后张巨发现苏月原来不是自己所爱。张巨大学时代的女友叶小茹始终对他一往情深,郁闷的张巨终于和叶小茹旧情复燃,苏月不同意离婚就屡屡遭到张巨的虐待和诽谤。故事结局完美,但过程曲折跌宕,留给读者诸多启示。

## [上期回顾]

苏月从一张小票上发现张巨并没有去旅游,而是去了重庆。而后她发现叶小茹就是重庆人,并且和张巨还是大学同学。但她对此并没有说什么。

那是三年前的夏天,爸爸妈妈单位组织旅游,只有苏月和小亮在家,也是从那个夏天起,小亮开始对她发难。她始终都记得那天晚上,已经半夜了,小亮还没有回来,她也许小亮不回来了,她也就不再等,准备去自己的小屋睡觉,第二天她还要上班。小亮就是这时候回来的,一闻到他满身的酒气苏月就知道今天晚上别想消停了。她起身去给小亮倒水,在从厨房往客厅走的时候她才发现小亮手中拎着一一条亮晃晃的链子锁,玻璃杯就是这时候破碎的,她的手臂上暴一条乌紫的血痕。那个晚上苏月只穿一条睡裙,脚下只剩一只拖鞋,她只是不停地跑,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儿究竟能去哪儿,又累又怕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在她面前。上车吧,再这样下去你会出事的。苏月犹豫了一下,她上了车。这是苏月生命中第一个男人。

这天以后苏月从这个出租车司机断断续续来往了一段时间,在她无处逃遁时他的车都及时地从天而降。这里就是他带她来的,他们在这里待了一天,就在那方平台上,他吻了她,要了她,但之后他再也没出现。“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走不到一起的。我对不起你。”他对她说。那以后苏月再也没有见过他。

张巨回来了。张巨在房间四处看了看,家里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他站在那儿有些发愣,他知道,不可逆转的变化很快就要出现了。从和小茹一起见她父母那一天起,张巨就预见到了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的变化。张巨没去新马泰,他和叶小茹一起去了重庆,去了小茹家,他对小茹的父母说,他要娶小茹,爱她照顾她,一辈子。

张巨看了看表,他开始动手做饭,这些事情从结婚,从和苏月结婚后他就没再动过手,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不是想伤害谁,张巨平静地做

着手里的事情,但是,我一定要给小茹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

苏月进门时张巨正往餐桌上摆最后一个菜,苏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结婚一年了,张巨还没下过厨房。苏月不确定地坐在桌前,她的眼睛随着张巨的走动来来回回。两个人话并不多,张巨不断给苏月挟菜,苏月有些别扭地领受这份从没有过的温情。

张巨洗碗,他让苏月去洗澡,苏月看看他,没有激动没有迫切,从他眼睛里看到的只有平静,苏月还是拿了睡衣进了卫生间。苏月出来的时候,张巨已经铺好了大卧室的床,床头灯调到最柔和的粉色,张巨倚靠着床头像是在想什么,毛巾被只搭在他的腹上,苏月看到他的衣服全扔在床头那边的藤椅上。苏月挨着张巨轻轻躺下来,今天的张巨看来有些怪,但她说不出。

张巨在卫生间很久,最初的激情过后,身体由火热而冰冷,他看着镜子里的脸,有一点点惨淡。他艰难地把手伸向洗脸台上的那只小盒子。他拿到了那样东西。他知道他会拿到那样东西。他回来的时候已经看过。毓婷。在重庆的那些天,小茹就吃过这个。

张巨是带着风声冲进卧室的,他的手掌摊开着,上面是一只铝塑板。这是什么?!他大声问。苏月抬起头来,她能听出张巨气势汹汹的问话里有着夸张的激愤。不等她回答,张巨已经重重地把那只铝塑板扔到床上: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苏月慢慢靠坐在床头上,张巨去卫生间那会儿她已经穿好了睡衣,所以此刻她不至于太过狼狈。她依然没开口。张巨像被困的狮子一样在床前的空地上来来回回:我说怎么结婚这么久你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你早有打算,为什么?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你明明知道我家几代单传,我妈多想抱孙子!你,他用手指着苏月,还有,我

不在家这些日子,你都干什么了?为什么有人说半夜里我家还有男人走出来?你说,你说呀!

苏月的脸这时变得惨白,但她依然紧紧地闭着双唇。张巨弯下腰来,他看着苏月:你是不是还和你以前的男人有来往?!苏月看着面前这双眼睛,她只是摇头。泪,一点点凝聚在眼眶里。

张巨被苏月的沉默激怒了,他抓住苏月的双肩拼命晃动着:说呀你说话呀,到底是不是还有别的男人?苏月想从张巨的掌中挣扎出来:你放开我!她的背和床头碰撞在一起发出很大的声响。

张巨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出手的,好像就是苏月用双手推他的那一刹那,他一抬手,朝苏月的脸上狠狠甩了一巴掌。这一掌是很重的,张巨站在那儿,只觉得半边手掌麻麻的,接着是火辣辣的热。苏月被打倒在床上,半天,她一动不动。

房间里很静。许久,苏月慢慢抬起头,背对着灯光张巨仍然可以看到她嘴角挂下的血线,苏月脸上没有泪,她看着张巨:我嫁给你,是想不再被小亮打,可是现在,打我的人是你。她轻轻笑了,眼睛里两颗大颗的泪珠这才落下来:也好,本来我以为我欠你的,我们家欠你的,现在好了,我们清了。

张巨怔了半天,苏月这时已经慢慢站起来,她往小房间里走。张巨咬咬牙,既然已经开头了难道要半途而废吗?他沉声叫道:站住!苏月站住了,她背对着张巨并不回头。张巨看着她的背影:那你倒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很高。

苏月没有回头,她轻轻回答:是,我是不太想要孩子,那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有一个像小亮那样的孩子。张巨走近两步:我不是说这个,我是问你,半夜里有男人从这里出去是怎么回事儿?

苏月哭了:过年你不在家,小亮喝多了闹事,一个认识的人正好碰见,他帮我送小亮去医院,还垫付了押金,是我让他来家里,我要还钱给他,而且他的手被小亮弄伤了……

认识的人?张巨逼视着苏月,是谁,你说出来,说呀。苏月抬起头:我说的都是真的,但那个人你不认识。张巨很响地笑一声:苏月,你编谎话也编得像一点,我不认识,行,就算是真的,可你让他来说明一下总可以吧,我也要感谢他呀。

苏月张了张嘴,她说不出话来。张巨不放过她:说不出来了吧,苏月,我真是小看你了。说到底,苏月,你嫁给我就是想让我替你,还有你没用的父母管教你的弟弟,你能对我这样为什么不能对别人这样呢?他轻轻地笑,我们回放一下那天的情景吧,假设你前面说的都是真的,小亮闹事,一个你认识的人帮助了你,于是你带他来家里,为了感谢他,你和他上床……

“你……无耻!”苏月用尽全身力气从张巨手中挣脱出来,几乎想都没想,她抬手就打在了张巨的脸上。这一声脆响把两个人都镇住了。苏月开始后退,“不,我没有……”她艰难地开口:张巨,求你了,别让我打这个电话,她的手上一只指甲劈了,血一点点渗出来。张巨,人家是真的帮了我,真的。

张巨站起来:我怎么会像你这样的老婆?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他往卧室里走:算了,我也不想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离婚吧。

苏月的叫声绊住了张巨的脚步。张巨!苏月的这声叫喊是张巨今天晚上听到的最大的声音,甚至刚才他用脚踢她的肋骨她都没出声。张巨,苏月的声音重又细小微弱下来,你怎么样都行,我都认了,但是,她轻轻地然而而是坚决的,只要别离婚。张巨只觉得心里一片轰响。麻烦大了。

# 赵瑞星又帮廖书记解决了一个挑事者

官场小说



丁邦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斗争?市委换届,班子中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局的格局,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正值此时,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但也孕育了新机会。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 [上期回顾]

赵瑞星当上常务副部长后,很快就给了于树奎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在廖志国的授意下,他巧妙调动了于树奎的得力助手——海北县委宣传部长林松的工作,斩除了于树奎的这只臂膀。

教育局那个遭遇车祸的局长,依然是躺在医院里的“植物人”。可是,他的亲属却突然同意免去其局长、党组书记职务。几乎所有人都以为,空出来的这个一把手位置,一定非常常务副局长胡春来莫属。就连并不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苗长林也专门花两天半时间,在胡春来陪同下视察了教育局机关及其下属的十几个学校。而且,苗副书记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希望教育系统的同志一如既往地支持胡局长的工作。

事实上,局长亲属同意免职,不过是黄一平与赵瑞星共同策划的一个计谋,意在遵照市委书记廖志国的意图,尽早将胡春来逐出教育局,以免他老是在背后说坏话,坏了市党代会的大事。

眼看距离党代会只有八九个月了,突然间,又有一批匿名告状信,风一般刮向中央、省里的有关领导。信的内容虽然依旧老调重弹,可罗列罪状、故事、细节却是越发骇人听闻。同时,以于树奎、胡春来为主的两大战将,一个把守县区,一个活跃市区,几乎是赤裸裸地跳出来,公开向廖志国开火宣战。尤其是那个教育局常务副局长胡春来,对廖志国的不满日甚一日。据黄一平私下分析,胡春来的反廖言论,已经与那些匿名告状信内容越来越趋于吻合。前一时期,他还公开撺掇了一批老教师,联名上书省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反映阳城市某些领导肆意干预教育的情况。

黄一平将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择要汇报到廖志国那儿,进一步加深了廖志国对胡春来的厌恶与恼怒,从而决心将其从现在的职位上拉下来。“查!没有经济问题,总有生活问题吧。没有大的贪污受贿,总有小金库之类的吧。他自己没有问题,家属亲戚总有问题吧,我还就不信了!”廖志国很愤怒,双眼直视黄一平,期待他

给出肯定的回答。

黄一平笑笑,什么也没说,马上将话题移开。他知道,即使眼下只有他和书记两个人,如此敏感的话题也还是应当心照不宣。当然,廖书记表达的那层意思,黄一平是听明白了,也觉得是一个可以置胡春来于死地的好主意。于是,左思右想之后,他还是决定找赵瑞星商量。因为他知道,赵瑞星以主意多、手腕硬出名,其人应该深谙此类暗道机关。果然,赵瑞星的主意既隐秘而且周到,直听得黄一平心花怒放。事不宜迟,在得到廖志国默许后,两人照计分头实施。

这天,黄一平悄悄来到“植物人”局长的病床前,手抚骨瘦如柴、毫无知觉的老领导病体,洒泪表示了充分同情。其间,病人家属又提出儿女工作的问题。原来,此局长有子女各一人,儿子在教育局下属的教育研究所,希望调到局里解决公务员身份;女儿三年前省城师范大学毕业,在阳城师范打杂,一直没有编制。因为这两个问题,局长亲属才在职务的留、退问题上不肯相让。

这次,黄一平听了家属哭诉后,提议道:“这样吧,如果你们相信我,不如你们先退一步,将老领导的职务让出来,弟弟和妹妹的事保证全部解决。”家属听了,当场就点了头。

黄一平的事情顺利办妥,赵瑞星那边就忙碌开了。按照规定,像教育局局长这样的职务补缺,必须履行民主推荐程序。本来呢,如果上头有意让胡春来接任,这个程序也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然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赵瑞星一边假惺惺安慰苗长林、贾大雄、胡春来他们,一边悄悄在教育系统内部放风,鼓动具有相当资历、职级者踊跃参与竞争。如此一来,一潭本来还清澈的水,很快就被搅得浑浊不堪。

水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很多

人开始找关系、通门路,希望获得教育局长的位置。阳城中学校长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竟然打通了梁副书记夫人的关节,梁夫人又找到廖夫人苏婧婧的路子,后者再将国际长途打到黄一平那儿。因此,一个局长位置的空缺很快便形成群雄逐鹿的效应。不几天,机关里就传出一些风声,教育局长人选由胡春来接班的一边倒倾向,转而变为多种可能并存。

既然胡春来不再是当然人选,势必就是其余余人的竞争对手。于是,一批匿名举报信马上寄到市委书记廖志国、纪委书记何长来等人手上,反映胡春来的问题从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到公款吃喝、生活腐化,甚至一直追溯到他担任中学校长期间,曾经将食堂里的一箱豆瓣酱据为己有。

对于寄给自己的举报信,以及何长来他们转呈过来的信,廖志国全都一一看了,而后又上面用笔画了杠杠,交给了黄一平,说:“你全权处理,不必请示我了。”黄一平当然明白廖志国的意思。处理这样敏感的事情,岂能让书记亲自布置,又岂能让他把话说得那般直白?黄一平拿着廖志国批示的匿名信,交给赵瑞星领衔的考察组,联合纪委书记何长来指定的亲信,对胡春来展开秘密调查。

大概就在市委常委会正式讨论教育局长人选前两天,廖志国召集苗长林、贾大雄、何长来等几个人碰头,说是小范围先议一下。苗、贾二位不知内情,兴冲冲而来,面对的却是一堆调查材料。这一看,他们二位顿时傻了眼——那个胡春来,在担任阳城中学校长期间,长期与学校对面饭店里的女老板勾搭,曾经被知情者举报为卖淫嫖娼,遭当地派出所现场抓获,后私下做工作,才以喝酒醉卧女老板闺房为借口不了了之。因为这种特殊关系,胡春来担任校长三年,累计在该饭店支出招待费超过百万,

其中多数都是他本人签字报支。经过核实,多数账单上的证明人都承认做了假。另外,胡春来主政教育局以来,长期把持教材与实验器材的招标、采购,严重违法违市里规定的招标程序,多数大宗器材未经规范招标,数额庞大的教辅材料质次价高,初步认定有违规违纪现象。是否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尚未及深追细查。

“这些情况,都……都是事实?”贾大雄听完情况介绍,额头上已经渗出一层细汗,甚至有点口吃起来。“千真万确。而且只是初查。”赵瑞星肯定地说。

苗长林毕竟老到一些。他白了贾大雄一眼,马上止住后者话头,试探性地问廖志国:“廖书记的意思……”

“今天找你们来理,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胡春来毕竟是一个难得的教育管理人才,又主持教育局工作多年,怎么说对阳城教育还是有贡献的嘛。你们看是进一步查下去,还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给他一个自我认识与改正的机会。唔?”廖志国态度显得相当诚恳。

“要不,还是先找胡春来谈谈吧,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也看他的认识程度再作定夺。”苗长林建议。“嗯,这个建议不错。”廖志国说。

苗长林找胡春来谈话的结果可想而知。刚开始,胡春来还嘴硬,坚持辩称自己没有任何问题,那些所谓举报完全是栽赃陷害。对胡春来的义愤填膺,苗长林始终在一旁冷眼旁观,前者发泄得七不离八了,他才很不客气地提醒道:“要求组织上查清真相容易,可一旦真的调查下来,结果并非如你所说或所愿,到时候可就没人能帮助你了。想想好,到底怎么办?”

胡春来渐渐冷静下来,只好叹息道:“既然人家如此相逼,我哪里还说得清楚!算啦,我也就听苗书记您的话,自认倒霉了。”